郑秉谦

寻找英雄

张明及其战友的历史钩沉

上海文艺出版社

郑秉谦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英雄:张明及其战友历史钩沉/郑秉谦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5
ISBN 7-5321-2675-7
Ⅰ.寻… Ⅱ.郑… Ⅲ.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Ⅳ.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6093 号

封面书脊题字:石一宸
责 任 编 辑:邢庆祥
封 面 设 计:王志伟

寻找英雄
——张明及其战友历史钩沉
郑秉谦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2 字数 330,000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100 册
ISBN 7-5321-2675-7/I·2082 定价:2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4364064

序

遲浩田

时势造英雄。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新中国，也创造了一代人民英雄群体。全国战斗英雄、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张明同志，就是这众多英雄中的一个。

他党性极强，勇于牺牲；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他联系群众，平易近人；他与时俱进，惯于创新。

我与张明同志，虽不出于同一个军，但相识很早。在建国初期华东军区的英模会上，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见过面。以后我们常有往来，感情与日俱增，互相引为知己。他不幸在2001年3月16日病逝，我感到十分悲痛。天丧斯人，又奈其何！

《寻找英雄》一书，反映了张明同志的战斗历程，展现了张明同志光辉的一生。当今之世，距离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已五六十年，距土地革命与大革命则更远了。许多中、青年人，对新中国是如何创立的已无感性认知。他们中有的人，不知道我们今日强大的人民共和国，是以革命烈士和战斗英雄为代表的无数中华儿女，用鲜血换来的；还有极少数人，甚至淡忘了昔日的英雄。本书不仅带领读者寻找了战火中的张明以及林茂成、郭继胜、安保全、陈金合等英雄人物，还寻找了在长长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年代中这些人

物所显现的英雄本色，揭示了革命英雄主义在未来的永存。这也许能对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起到一些推进作用。

本书作者，早年于张明同志所在的第七兵团做过新闻工作，离开部队后则专业从事文学创作，八十年代还应总政之邀到过广西、云南前线。现在他以古稀之年，慨然承担张明传记的写作，这是值得鼓励的。

2003 年 5 月 26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录

楔子 …… 1

卷一 他是谁？枪林弹雨中的英雄

哺育英雄成长的乳汁 …… 11
陈毅袖子中的小老虎 …… 29
一场“抢”来的硬仗 …… 44
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更好 …… 56
小老虎出山 …… 68
时代选择了他们 …… 84
“四张中队”与三勇士 …… 94
一个基层指挥员的滑铁卢 …… 110
九朝古都，城下淬剑 …… 122
中原升起“洛阳营”营旗 …… 140
一场“捡”来的硬仗 …… 161
在战略决战中磨砺锋镝 …… 171
终成无往不利的正义之剑 …… 192

卷二 他是谁？大风大浪里的磐石

按在海疆的钉子与磨盘 …… 219
儒将的关爱，虎将的倚重 …… 242
野心家们头顶的悬剑 …… 256
穿江的龙，飞江的虹 …… 274

目录

离疆场远去的军人背影 …… 292

卷三 他从哪里来？从人民中来

北山涧的野小子 …… 307
好学上进的小八路 …… 321
从宣传鼓动到冲锋陷阵 …… 340
猛牛冲出抱犊崮 …… 350

卷四 他到哪里去？到人民的心中去

老八路的精神家园 …… 365
亲手为英烈们树碑立传的英雄 …… 387
他真把士兵当亲子弟 …… 399
亲近文化与文化人的将军 …… 410
一个终身的性情中人 …… 426
永远的平民 …… 442
尾声 …… 455

本书材料来源 …… 462
后记 …… 465

楔　子

一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应某部某司之邀，到我国北方沿海渔港渔村体验生活。归途经过南京，想起建国初期共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政治部工作的一位老战友，便下火车看他。建国初期，我俩都只二十上下，在政治部宣传与文化部门里只能说是“实习”，我写文章，而他作画。到了80年代，他已是南京一带有点名气的画家了。

我按地址找到了他的新居。画家见我喜从天降，互相握手大笑。他的新居是他卖画所得，并不大，可是有一间较大的画室。我跨进室门，抬头一看，墙上是一个长近丈五、高过四尺的画框，框里是一幅由黑、褐、绿、橘红四色平涂而成的大幅油画。画的右上角写着三行外文，大概是标题吧。画家见我凝神细看，便介绍道：“这是高更的《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谁？他们到哪里去？》当然不是原作，而是照原尺寸临摹的。”

“高更，好像是法国画家吧？”我沉吟着说。

“对，法国后印象派画家。”画家说，“他放弃他在巴黎做证券生意赚钱的优裕生活，而到南太平洋的孤岛塔希提居住，专心作画。这幅画便是他自认的最好作品。”

“就是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中写的那位么？”

“正是。只是小说中的画家不叫这个名字罢了。”朋友说。

这幅画的背景，树藤绞缠，枝间叶隙则漏出碧汪汪的大海。在这一背景之前，是一个绿色的图腾神立像，在神像的周围是十多个毛利人，他们或褐或红，或长或幼，或男或女，或卧或坐，或独立或交谈，或攀摘枝上红果或咬嚼手中的果子。而在人与人之间，则憩息与游戏着几只家畜与家禽。这显然是一幅未经现代文明冲击的、南太平洋土著民族的日常生活场景，生动而神秘。但高更的高明之处，却在于透过这普通生活场景，令读画者了解他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这群人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到哪里去？他的人类意识、宇宙意识，远远超出我们这批凡夫俗子的思索范围。

我受了极大的震撼，呆立在画框前，半天说不出话来。

画家却极得意，欣赏着我的神情，说：“我早料到它会在你身上产生这种效果。”

好一会儿后，我才退到画椅上坐下来，喃喃说：“我到今天才懂毛姆为什么把他的小说叫做《月亮与六便士》了。苦居在塔希提创作的高更，是辉煌、高贵的月亮；而安居在巴黎赚钱的高更，虽然也圆也亮，但只是个面值六便士的镍币，一个北京人所谓的‘钢蹦儿’而已。”

“或许你的思考是对的，”画家说，“但这是形而上的问题。现在先让我来帮你解决形而下的问题吧：隔壁就是省级机关的一个招待所。你就住到那里去吧！”

我们边走边谈，画家说：“这个宾馆，不大，也旧；但正因为如此，它拥有较久的历史，它曾是民国时代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那里有一个废弃的网球场，听说还是当年司徒雷登天天打球的地方。”

“司徒雷登？美国驻华大使？可是，毛主席已经说了：别了，司徒雷登！”

“但他的遗迹仍在，”画家说，“并且这几年他正慢慢热起来，

据说我国已允许他的骨灰以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在燕大原址的临湖轩了。”

安顿好后，画家带我看了这个网球场。场上芳草萋萋，显然多年没人用了。他说：“你能从这废弃的球场，知道这个司徒雷登是谁，他从哪里来，他到哪里去吗？”

二

用晚餐时，画家为我安排日程。他说：“南京素称六朝古都。其实，再加上南唐与明代，太平天国与民国，是十朝。名胜古迹多的是，这两天我陪你看看。饭后我们就从近处开始吧！”

饭后，他带我走出宾馆，越过马路，不多久便停下，指着四周的一片花园洋房，说：“这是最近的，无论就空间距离或时间距离来说。这颐和路一带，听说有人在酝酿着称它为‘民国公馆区’，作为旅游业的一个品牌。它是民国时代达官贵人营造的安乐窝，但在建筑学上的价值却非同寻常。如果说上海外滩是万国高楼大厦的博览会，那么此地便是万国民居别墅的博物馆了。”

我们沿着安静的马路缓缓地打着圈，这些马路或名莫干或名普陀，或云灵隐或云珞珈，或曰天竺或曰瑯玡，或称牯岭或称颐和，反正都以外地的名胜古迹为名，诗意盎然，雅趣沁人。马路两边，英式的法式的北欧的意大利风格的别墅，则一幢连着一幢。房前屋后，巨树如盖，绿草如茵。房子外面的围墙不无破旧，但一幢幢房子本身仍然亭亭玉立，展现着不同的艺术趣味。

画家说：“这些房子的原主，都是民国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但也有属于司徒雷登或罗申这些外国人的，你知道，后者就是当时苏联的驻华大使。这种风格各不相同、具有明显个性的民居、别墅，在这个区域中还有三百多幢。”

夕阳照着人行道上和各个园子里的榆树、杨树与法国梧桐。

红光落在高大的树冠上，还透过枝间叶隙成为耀眼的光斑，像红雨一样洒在马路上。有的园门大开，里面花木扶疏，姹紫嫣红，使这一条条马路显得更美更安详。啊，这真是个好地方！

“现在这里住着些什么人呢？”我问。

“当然大多是地方领导与部队将领了。”画家说，“这还用问吗？”

这时我们正路过一幢三层小楼，画家指着它，说：“譬如说，据我所知，这幢就是南京军区一位副司令张明住的。”

“张明！哪个张明？”

“就是全国战斗英雄嘛！”画家说，“你忘了当年我们在七兵团政治部时，张明也在那里写他的《访苏记》吗？”

怎么能忘记呢？那是个战争时代，战争一场接着一场，解放战争刚结束，就是剿匪；剿匪战斗还在继续，又是抗美援朝。那个时代也是个英雄的时代，战斗英雄吸引了全国人民尤其青年们的目光。如果说歌星影星是当代一部分青年追逐的目标，那么那时的英雄模范便是青年们崇拜的对象了。我依稀还记得当年张明在《访苏记》里所描写的他们青年访苏代表团离京盛况：

> （北京火车站）广场上早已挤满了欢送的人们，数不清的彩旗在人海中招展。我们一下汽车，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立刻像浪潮似地卷遍了全场。突然，在欢送人群中有人高喊：“请代表团中的青年英雄与模范们靠前一点，让我们看一看！”立刻，我们几人被代表团的同志们拥出队来，这时大家抢着和我们握手，到处是“英雄光荣”、“英雄万岁”的欢呼声。

那种盛况，我们这些过来人是知道的，真可谓倾城空巷。那时国门未开，出国本身就是件稀罕事，何况去的又是苏联。而苏联，是当时中国人民心中的革命圣地与人间天堂；“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的明天”一语脍炙人口。这个庞大的青年代表团中，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各级领导，但其中也有五个当时全国最著名的英雄模范人物。战斗英雄除了“三野”的张明外，还有“四野”的赵兴元与郭俊卿；劳动模范则有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与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这些名字，四十年后我还记得很清楚呢。我甚至还记得，当时代表团在苏访问为期仅三个月，但英雄模范们回来到处作传达报告则几达半年。

“啊，原来你们相邻而居！”我问画家，“那么你曾找过张明吗？”

“没有。所谓侯门似海，谁愿意找那个麻烦呢！”他说，“但我在小区散步时，却曾看到过他。有一天清晨，我路过这里，突见园门大开。一个肩上金星闪耀的军人，送一个披着山东式大棉袄的老大爷出来。老大爷黑袄上满是补丁，腰间还扎着一根草绳。他在司机帮助下笨拙地上了轿车，缓缓摇手向军人告别。军人一个立正，举手敬礼；直到轿车转弯消失，他才把手放下。我发现这是张明。张明已与当年有很大的不同，从颀长变为魁梧。但我还认得出他，脸庞轮廓还在，眉宇之间仍透着英气。”

“你招呼他了吗？”他问。

“没有。”画家说，然后又转头问我，“你这次想去看看他吗？”

“不想去，”我说，“这类地方素与老百姓隔绝；你一进去，警卫员挡驾，秘书挡驾，最后还有夫人挡驾，人们睁着怀疑而警惕的目光打量着你，令你兴趣索然。何况我们也没有什么事呀，无事不登三宝殿嘛。”

三

但命运却使我非进入这座三层小楼不可。

2002 年的春节前，我又来到了这个风光优美的小区，并进入

了这座三层小楼。这时离张明去世，已有十个月了。我受邀来为张明写传，但我心里却充满了矛盾与犹豫。我虽说当过兵，但离开部队已久，不熟悉部队，更不熟悉战斗，尤其不熟悉张明本人，合适吗？难道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吗？我这次来，一来为看看张明家中和他的秘书们手里，究竟还保存着多少有关他的资料；二来则想在文学创作界中，看一看有没有比我合适的志愿者。

一进挂着巨幅张明戎装照片的客厅，主人们便为我搬出几只我似曾相识的木箱。这种木箱只有在我当兵的那个时代才有。在这之前，部队战斗频繁，没法带这么大的箱子；这之后，生活逐渐安定，大家又嫌这种箱子笨拙与碍眼了。它穿着挑担用的绳子，合起来是可挑了走的箱子，一打开来却是现成的书柜——当年我下部队采访时，常常能看见它的身影。这几只箱子落在眼前这个客厅里，显得极不调和。

木箱里，全是张明当年收集的关于二十二军、关于一九五团、关于“洛阳营”的资料，有铅印的，油印的，也有手写的。其中有一份是张明半个多世纪前为张先军写的“英模评选材料”，纸头已经泛黄发脆，边缘一碰就碎。我后来才知道，张先军是张明的前任，原来的鲁南二十三团一营营长，他是这个团最早出现的战斗英雄。箱子里还保存着不少二十二军其他功臣模范英雄的材料与照片。看来张明确很有心，他珍藏着这支英雄部队的历史。

在同主人们交谈的过程中，我最后提到了画家所见的张明为人送行的情景。

“送的是谁呢？”我问。

“那一定是从鲁南老区来的老房东、老交通、老战友了！”张明原秘书中的一位抢着回答，“首长原部队的干部战士中，有不少人，因为负伤，因为年纪大，因为其他原因，重回鲁南务农，其中甚至还有几位战斗英雄。首长生前，曾多次回鲁南看过这些老战友、老交通、老房东，我都跟去过。而同时，老区群众到南京颐和小区

来看首长的，也络绎不绝。”

“张明生前爱和这些老区群众谈心，一谈就没个完。”张明的妻子毛小鸾说，“这令许多初到张明身边工作的人员都惊讶不已。当年有个驾驶员小亓，分配来不久，爱屋里屋外地乱跑。一天，他问我：‘毛阿姨，毛阿姨，我看左邻右舍有些客人，都西装笔挺皮鞋闪亮；而我们家的客人，为什么大多老棉袄一件、腰间缚着草绳呢？’”

这位战士的问话，突然使我眼前一亮。在这高级住宅区中，竟也有人同群众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公馆区”与“民间”之间架起桥梁！

于是我干脆地表示：“这样吧：张明的传记，我来试试，假如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

四

当天晚上，不等我去看画家，画家便到“AB 大楼”来看我了。南京人把这个军队招待所称为 AB 大楼，据说是沿用民国时代的旧称，当年这里是驻华美军顾问团的驻地。南京这个地方，处处令人想起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与现代史。

画家听说我已答允写这部传记，便问：“为什么一个战士的一句问话，便使你做了这个决定呢？”

“这虽是个细节，”我说，“但它使我知道张明是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使我知道了他是谁。”

“奇怪，你还不知道张明是谁吗？”画家不解了。

“他是全国战斗英雄，华东一级人民英雄——这是我们那一代人都知道的。”我说，“但那是他二十几岁的事了。在此后长长的半个世纪中，他又是谁？这难道你已知道了吗？”

“不，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职务与军衔。”画家说。

“刚才说的这个细节，却使我能够推测，他当了高级将领仍不变平民本色；而只有保持平民本色的人，才能在和平年代不变英雄本色。这两个‘不变’非常重要，它能诠释他是谁的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能够窥见他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画家开了他新买的私家车，来接我去看石头城，去看钟山。他说：“诸葛亮所谓‘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便是这两个地方。上次你来，我们还来不及看呢。”

石头城还正在拆迁一些遮蔽城墙的民居，暂时没有什么看头；而钟山则令我俩留连不已。我们在山顶边谈边走，盘桓竟日；举步下山时，早已夜色四合。夜空像紫水晶凝成的穹顶，笼罩在我们头上。

“喂，你看！”画家突然停步，举手指着夜空，像年轻人般大叫起来。

一颗流星从天顶滑落，一路闪闪发光，划过那美丽的紫水晶似的天穹，然后落入长江方向的黑暗中去。

“璀璨夺目，光华摇曳，太美了！”画家说，“我真想画出它来，但不容易。”

“这也许就像张明的一生吧！”我说。

“可以这样譬喻，”画家说，“但是太短促了。”

“相对于宇宙的永恒来说，张明的一生也只是一刹那而已。但正如你对流星的形容，它璀璨夺目，它光华摇曳。我们能循着这一轨迹，去寻找他吗？”

“它可是从宇宙深处来，又到地球深处去的。”画家指指刚才流星划过的天宇说。

“我想寻找的，是他，而不是它。寻找流星，那是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的事。”我说，“我所想寻找的是英雄，是张明与他的战友。我希望捕捉他们的生命光辉，并凸现他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卷一

他是谁？枪林弹雨中的英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